



格·杜什亢著

朱 拉

上 冊

文化生活出版社

格·杜什亢

朱

拉

一 之 譯

上 册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格·杜什亢

朱

拉

下 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ГЕОРГИЙ ТУШКАН

Д Ж У Р А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3 版本譯出

朱 拉

格·杜什元著

依·聶茲納伊金繪圖

一之譯 周大勇等校

*

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華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6 1/16 字數 593,000

(原一版, 印 15,000 冊)

一九五六年一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1—51,000 定價 (6) 2.67 元

內容提要

這是一部關於青年獵人朱拉的小說，敘述他受了黨的教育，成為人民英雄的全部英勇經歷。

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英帝國主義者利用伊斯馬伊利特首領阿加汗，派遣爪牙巴爾巴克教主潛伏在當時我國新疆喀什噶爾一帶，組織巴斯馬奇匪幫，唆使土匪頭目塔加依一再侵入蘇聯中亞地區，陰謀顛覆蘇維埃政權。

小說揭露了伊斯馬伊利特的內幕真相和帝國主義特務的猙獰面目，並敘述朱拉成為人民英雄的成長過程，描寫他從起誓要逮捕騙走他愛人席涅勃的塔加依之時起，至生擒匪首巴爾巴克教主、消滅巴斯馬奇匪幫為止的全部經過。

巴斯馬奇匪幫看到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後，垂死掙扎，決定作一次最後的進攻。匪首巴爾巴克教主親自出馬，用阿加汗的敕令號召伊斯馬伊利特暴動，預定在失敗時破壞帕米爾高原上的湖堤，決水淹斃蘇聯中亞一帶的人民。朱拉受了黨的教育，提高了認識，因此他改變了向塔加依報復私仇的決心，担負起逮捕巴爾巴克的艱巨任務。在他經歷了無數的艱險以後，終於如願以償，生擒匪首，建立了偉大的功勳。他的叔父庫恰克，為人懦怯，受盡了巴斯馬奇的迫害和富農的欺侮。自從受到了黨的鼓勵以後，也立了大功，成為英雄。這一切，都是蘇聯偉大社會主義教育和高度愛國主義精神最有力的明證。

目次 (上冊)

第一部

孤村·····	一
哈米德的祕密·····	三
世界屋脊——死亡腳邊·····	一〇三
不速之客·····	一三七
比梁德——基伊克的糟糕事情·····	一五五
魔鬼棺材·····	一八九

第二部

哲斯——捷爾納克·····	二三
剛於鐵石，柔於玫瑰·····	二四三
天明前許多事情都可發生·····	二六〇
妖術·····	二七七
張皇失措·····	二八四

目次 (下冊)

第三部

朱拉遇到朋友·····	三五
馬爾坎蘇，旋風沙漠·····	四〇八
天山北路·····	四七〇
墓旁搏鬥·····	四八六
時刻提防·····	五〇〇
庫寥什行動起來·····	五三四

第四部

卡宙克·····	五五三
他鄉不如故鄉好·····	五六一
保衛祖國·····	六四四
婦女下山·····	七〇四

第五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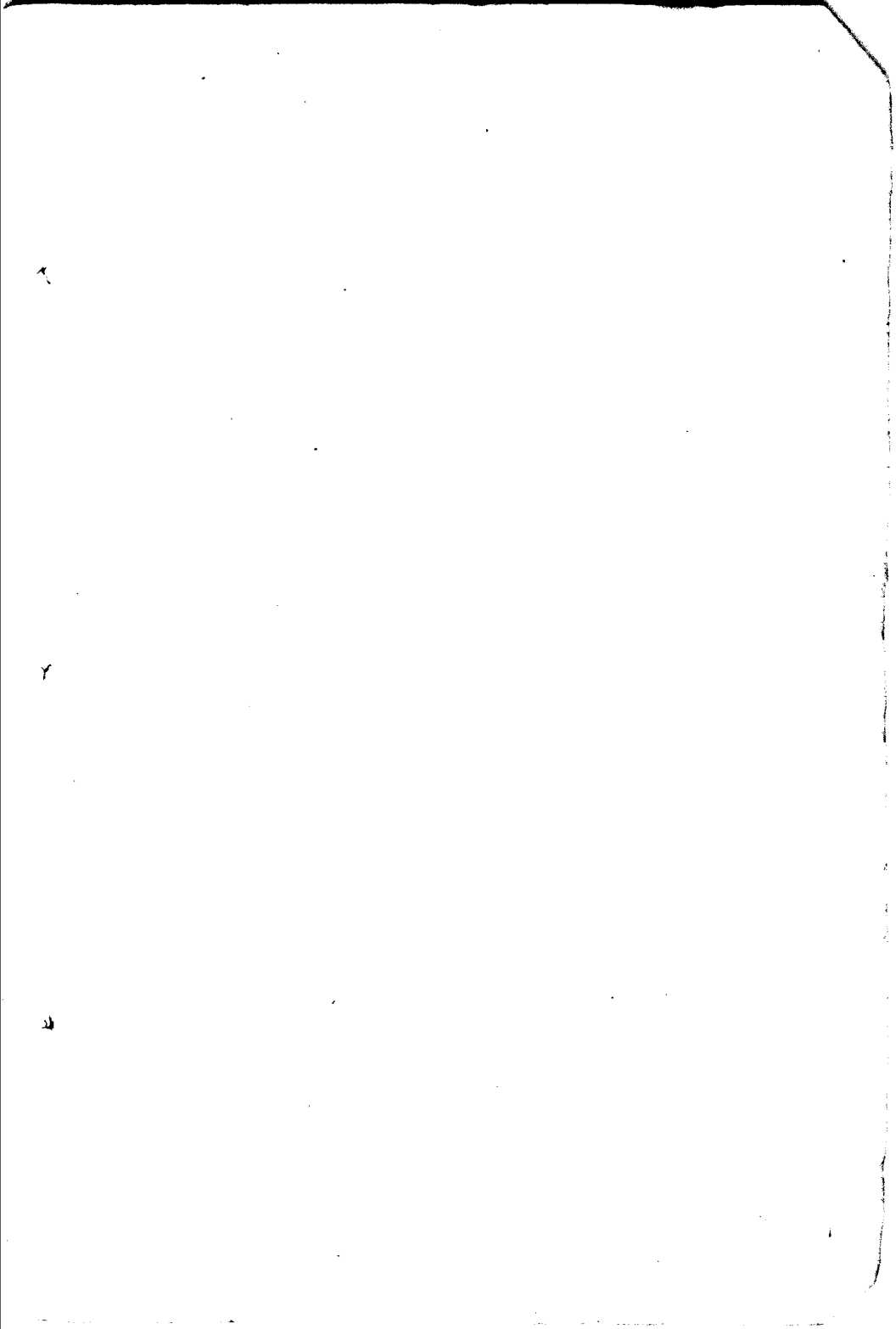
有林必有獸·····

七五

不問狐狸逃多久，終必落入獵人手·····

七六

第
三
部





朱拉遇到朋友

一

連綿起伏的高山高原伸展到阿萊南山的南面。高原上看不見果實纍纍的果園、森林和灌木叢。不管望到哪邊，到處都是岩石；只是在岩石中間，有些地方豎立着一些艾草的枯莖和芨芨草①的小叢。不論是岩石，不論是泥土，不論是阿萊南山旁的堡壘，在這裏，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片灰黃的顏色。

這個古堡曾經抵住過多次的包圍，以後還可很久地保持下去。爲了堅固起見，它的很厚

① 芨芨草即白草，一稱席箕草，春發新苗，冬枯不
萎，高三四尺，極堅韌，可編成草席作室內護壁之
用，爲草原上的一種特產。——譯者

6A1-120117

的雉堞是用大麥粉和粘土各半地拌和起來建築的。

紅旗在望樓的桿子上飄揚。狂風時起，把它分裂成好幾條長條子。當一陣疾風猛吹的時候，這些長條子就像皮鞭那樣發出噼啪的響聲。

一個哨兵端着步槍在望樓上踱來踱去。他是保衛山谷的科祖巴依手下的部隊。

春天，山口一經開放，科祖巴依所指揮的志願部隊就駐紮在這裏。由於尖銳化的階級鬥爭和巴斯馬奇匪幫的出現，邊境各區不得不加強防務。

志願隊正在休息。不久以前，他們曾和埋伏在別利庫爾天然境界的山頂上和山坡上的巴斯馬奇匪幫作戰過。

志願隊從巴斯馬奇最不戒備的那一邊，沿着沒有小徑的石壁行進。他們用馬被和自己的長袍墊在馬脚下，把馬帶過冰川。隨後他們把縛在套索上的機關槍拖上峭壁。

夜間，志願隊趁巴斯馬奇睡熟的時候一聲不響地衝進了他們的駐紮地區。一部分的巴斯馬奇逃到邊境，都給邊防軍逮住了。

志願隊中，一名戰死，數名受傷。

科祖巴依親自審問巴斯馬奇。這些都是外國派來的雇傭兵。科祖巴依每天從當地人民那兒得到許多消息，報告富農們帶着牲口向邊區的後方移動。富農們是想衝到外國去。一些破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給逮住了。大家都忙個不停。

哨兵在低聲唱歌。山谷裏的每一個居民，聽到了這個歌聲，就說這是塔塔爾人①阿赫麥德在唱

歌，他是部隊裏第一個快活的人。帕米爾各地都傳述着他的俏皮話。志願隊員和農民都熱愛他，科祖巴依自己也很看重他，因為他是個有本領的偵察員。

阿赫麥德是個瘦個子，臉上一個鷹爪鼻，他是片刻也坐不定的。他邊唱邊用一條腿踏着拍子。這並不妨礙他向四周仔細觀望。但是四周都只是熟識的羣山，在山谷的另一個盡頭可以隱約看見村子裏的幾個帳幕。

突然，一個影子倏忽間掠過山谷。阿赫麥德猛然中斷歌聲，向上瞥了一眼。

大鷹在天空高飛。牠們在西面的山路上空打轉，越轉越近堡壘。

阿赫麥德望着大鷹，他明白牠們發見了獵物，可是這個獵物却儘是在移動，這真是件最奇怪的事情。

山路上還沒有人出來，但是阿赫麥德看見了土撥鼠蹲着後腿，在山邊的小丘上很着慌。山谷裏傳出了牠們『噓——噓——』的驚慌聲音。牠們都躲進洞去了。老鼠和獾聽到這個信號也都躲進洞去。阿赫麥德傾耳靜聽，不一會就看見了一隊武裝的人從山路上出來了。穆薩騎在一匹黑馬上在前面走。他是一個大胆而勇敢的騎士，一向執行着最困難的任務。

後面，性急暴躁的青年人札利爾騎在一匹牡馬的馬臀上。志願隊員給他起了個諱名叫札利爾小急躁兒，以區別於札利爾大急躁兒。札利爾小急躁兒緊拉着自己那匹馬的韁繩，馬鞍兩旁縛着兩個人的身體，鞍頭上掛着兩支槍。

他們後面還有三個騎士，一隻黑狗離得遠遠地跟在後面跑。

躺在夏季牧場帳幕旁邊的幾隻狗，一見黑狗就吠叫起來，迎面奔去。阿赫麥德在烟道上彎下腰來，對着烟道，向望樓裏邊的屋子內喊道：

『喂，科祖巴依，首長同志！穆薩部隊從馬爾坎蘇那邊回來了。他們帶回兩個人和兩支槍。』
好奇的阿赫麥德報告以後，就急不及待地走到頂上，不等隊伍走攏，又喊了一聲：

『怎麼樣啊？』

但是穆薩什麼也沒回答。阿赫麥德生氣地轉過身去，想裝出一副他不很關心這些事情的樣子。
騎馬的人騎着馬走近來了。馬眼角裏的眼屎和凹入的腰部，證明路上很是艱苦，而志願隊隊員也一定是馬不停蹄地在行進的。

『請轉達首長，』穆薩在阿赫麥德向他問過五分鐘以後用嘶啞的低音回答說，『我們帶來了巴斯馬奇奇利的屍體和一個受傷的青年獵人。他用火綫槍打死了奇利。這個獵人該怎麼處理？』

阿赫麥德對着烟道裏面把他的報告都轉達了。科祖巴依從屋子裏走出來。他身穿一件袖子狹長的黑袍，頭戴一頂狐皮帽，脚穿一雙沒有後跟的軟皮靴。在纏繞他腰圍六圈的吉爾吉斯的布腰帶上，掛了一支放在木壳裏的毛瑟槍。

『好，』他說，『很好。這隻吃人的野獸奇利終於給打死啦！關照他們把獵人安置在醫療室內，請醫生好好地醫他的病。阿赫麥德，你快去辦吧。是換班的時候了。』

好幾天過去了。朱拉痛醒過來。他看見頭上的白頂棚和三個僵在他身旁的人。其中一人拿着一個不知是什麼的亮光的東西，碰到了他傷口的邊上。傷口劇痛，他痛得忍不住了。

『又落到巴斯馬奇的手裏了，』朱拉下了這麼一個判斷。他痛得握緊了拳頭，忽然他覺察到他的兩手並沒給縛住。所以一剎那間他就對那把一個什麼東西放在他傷口上使他疼痛的人的頭上打了一下。他用足全力，刷的一下從病床上站起，推開站在旁邊的另一個人，拿起那支靠在牆上的步槍。但是立刻他的雙膝直抖，接着他和那支步槍就一起倒在地上。

『這個狂人！』在場的一個人興奮地說。

他們又把朱拉放在床上，用繩帶把他的手足都縛住了。

朱拉昏迷了好久不醒，在他們給他洗滌了傷口，塗上碘酒，用繃帶纏好的時候才清醒過來。

「你們這些該死的巴斯馬奇，但願老天早日結果你們！」朱拉低聲說。

『爲什麼你要和我們打架呢？我們都是你的朋友啊。我們不是巴斯馬奇，我們是科祖巴依志願隊裏的赤騎士，』那個給他醫療傷口的人向他說。

『要是你們不是敵人，那麼爲什麼把我縛住呢？』接着朱拉就在病床上掙扎起來。

「如果你能够起誓說以後願意好好地躺着，那麼我們就替你解開。」

「我願意好好地躺着，要不我就不得好死！」朱拉說。

繃帶給他除去了。

「你睡吧，」醫生向他說。

接着三個人就一起走出了屋子。

『赤騎士！』朱拉大喊一聲後想起尤里來了。

突然他的創傷惡化，睜得大大的眼睛渾濁無光。他聽到了一個嘯聲，一個尖銳的嘯聲。起先這個嘯聲很低，後來越來越響，接着就頭痛，胸也痛了。

『啊啊啊……』朱拉拉開胸上包紮的東西，喊起來了。

血從傷口流出。『我要死啦，』朱拉想了一想以後，就從床上滾到地上。

突然一個狗頭從一個開在厚泥牆上的洞中出現了。這是特克。牠跳過來，跑到朱拉跟前，舔他的面孔。

隔了一會，一個騎士拿着波羅飯和燒餅走進屋子。他看見一隻黑狗立刻向他迎面撲來，就撒腿逃走，去喊幫忙的人。

三個志願隊員帶着棍子走進屋子來了。他們想把那隻狗趕掉，可是特克狂叫着向他們撲去，用牙齒咬住棍子，在朱拉旁邊打轉，保護朱拉。

穆薩大怒起來，從口袋裏掏出手槍，對特克瞄準，但是正在這個時候，科祖巴依隊長走進屋子來了。

『別打狗！難道你沒有看見牠在保衛主人嗎？』他不去注意那聲勢嚇人的特克，接着就走到了病人跟前。

科祖巴依的動作很自然，既不忙，又不慌。因此特克不響了，安靜地躺在角落裏。

『你們別把狗趕出去：狗主人和牠在一起會更高興，因此他的病也就可以好得更快，』科祖巴依說完後就關照把躺著昏迷不醒的朱拉重新包紮好，接着就走出屋子去了。

二

過了一天，又是一天。朱拉眼前的一片模糊消失了，昏迷也同時中止了。他又病又弱，很多的時間是睡着，只有在要吃的時候才醒過來。最後，朱拉覺得好些了。

他一雙睜大的眼睛直望着坐在他面前一塊氈毯上的一個陌生矮個子。這個人和善地微笑着。射入的陽光，照着他的大而白的牙齒。空中塵土飛舞，老遠傳來了人聲和馬嘶聲。

『我叫沙拉夫，』他親熱地望着朱拉說，『我是司務長。你是誰？』接着他又微微一笑。

朱拉不明白什麼叫作『司務長』，可是他很中意沙拉夫的和善樣子。

『我叫朱拉，是個獵人。善鬼騙我：他們顯示了妖術，而沒鼻子就在那時一槍打中了我的胸脯。』

『善鬼？』沙拉夫譏笑地反問他。

『對，善鬼，祖先的陰靈。』

沙拉夫笑了起來，打趣地問他：

『山裏有許多善鬼嗎？』

『噢，』朱拉一本正經地回答他，『山裏的善鬼可不少呢。族長說過：有樹精，有惡鬼等